

策，就是罪不容恕，定将受到严惩。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法轮大法学会特此公告：从即日起，各省市的主要官员及中共头目如再有参与或继续迫害法轮功者，从事新的犯罪行为，一旦其离开中国大陆，将受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原告的刑事起诉和民事控告，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寻求经济赔偿。

这些省市包括：河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安徽省、天津市、江西省、山西省、贵州省、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省、上海市、福建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青海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还包括其它各省会城市及中小城市等。

逆天意而行的中共统治摇摇欲坠，迫害难以为继。对邪恶的最终审判越来越近。然而，大法的传出就是为了救度世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即使曾经做过错事的人，也还有机会弃恶从善。以前犯过罪的，如想改过，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保证书和悔过书转交到明慧网或各地法轮大法学会存档。决心改过的，可暂不追查，以观后效。

法轮大法学会
2005年10月9日



清苑真相

特刊

张小丽一家的
悲惨遭遇



策，就是罪不容恕，定将受到严惩。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法轮大法学会特此公告：从即日起，各省市的主要官员及中共头目如再有参与或继续迫害法轮功者，从事新的犯罪行为，一旦其离开中国大陆，将受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原告的刑事起诉和民事控告，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寻求经济赔偿。

这些省市包括：河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安徽省、天津市、江西省、山西省、贵州省、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省、上海市、福建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青海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还包括其它各省会城市及中小城市等。

逆天意而行的中共统治摇摇欲坠，迫害难以为继。对邪恶的最终审判越来越近。然而，大法的传出就是为了救度世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即使曾经做过错事的人，也还有机会弃恶从善。以前犯过罪的，如想改过，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保证书和悔过书转交到明慧网或各地法轮大法学会存档。决心改过的，可暂不追查，以观后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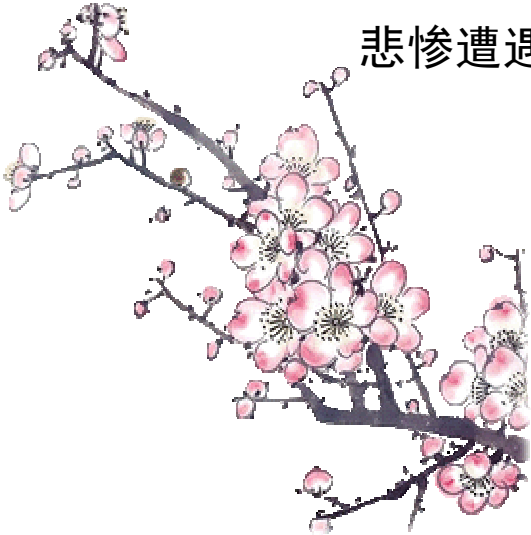
法轮大法学会
2005年10月9日



清苑真相

特刊

张小丽一家的
悲惨遭遇





乡亲，请听我说 (歌词)

天上的星星在流泪，
坚持“真、善、忍”的人们遭受着迫害。
只因一句真心话啊，
被下了大狱受尽了酷刑。
乡亲，你们想一想，
到底什么是对与错、对与错。
风啊凄凄地吹呀吹，
坚持“真、善、忍”的人们付出着生命。
法轮大法是正法啊，
难道做好人也有罪。
乡亲，你们辨一辨，
到底什么是善与恶、善与恶。
“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
乡亲啊请你记在心底。
善有报来恶有报，
切莫一时糊涂害人害己。
好人的泪落呀落、落呀落，
乡亲啊脚下的路千万莫走错！

和谋杀等等。

法轮功原告已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迫害的恶首江泽民。发动迫害的元凶罗干、周永康、刘京、曾庆红、李岚清等人也在多国成为被告。参与迫害的许多前任或现任的各省、市、公安及 610 头目也被告上法庭。其中包括：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现任信息产业部长王旭东、原辽宁省长，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前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原辽宁省副省长，现任大连市长夏德仁、前北京市长，现任北京市党委书记刘淇、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等。

针对“真善忍”的迫害是不得人心的。在迫害的一开始，也有很多政府官员及在中共任要职的人士都不赞同，消极对待，甚至抵制。为数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曾经是法轮功学员。在六年多的和平抗争中，法轮功学员在承受巨大苦难的情况下，把真像告诉给了世人。受蒙蔽的人们已经或正在开始警醒，拒绝参与迫害。

自《九评共产党》问世以来，中国的民众更加认清了中共的实质和这场迫害的邪恶。至今已有四百八十余万人(迄 2007 年 9 月 17 日止三退人数已超过 2600 万人)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神必将清算对大法行恶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不悬崖勒马，继续执行江氏流氓集团的镇压政



乡亲，请听我说 (歌词)

天上的星星在流泪，
坚持“真、善、忍”的人们遭受着迫害。
只因一句真心话啊，
被下了大狱受尽了酷刑。
乡亲，你们想一想，
到底什么是对与错、对与错。
风啊凄凄地吹呀吹，
坚持“真、善、忍”的人们付出着生命。
法轮大法是正法啊，
难道做好人也有罪。
乡亲，你们辨一辨，
到底什么是善与恶、善与恶。
“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
乡亲啊请你记在心底。
善有报来恶有报，
切莫一时糊涂害人害己。
好人的泪落呀落、落呀落，
乡亲啊脚下的路千万莫走错！

和谋杀等等。

法轮功原告已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迫害的恶首江泽民。发动迫害的元凶罗干、周永康、刘京、曾庆红、李岚清等人也在多国成为被告。参与迫害的许多前任或现任的各省、市、公安及 610 头目也被告上法庭。其中包括：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现任信息产业部长王旭东、原辽宁省长，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前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原辽宁省副省长，现任大连市长夏德仁、前北京市长，现任北京市党委书记刘淇、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等。

针对“真善忍”的迫害是不得人心的。在迫害的一开始，也有很多政府官员及在中共任要职的人士都不赞同，消极对待，甚至抵制。为数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曾经是法轮功学员。在六年多的和平抗争中，法轮功学员在承受巨大苦难的情况下，把真像告诉给了世人。受蒙蔽的人们已经或正在开始警醒，拒绝参与迫害。

自《九评共产党》问世以来，中国的民众更加认清了中共的实质和这场迫害的邪恶。至今已有四百八十余万人(迄 2007 年 9 月 17 日止三退人数已超过 2600 万人)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神必将清算对大法行恶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不悬崖勒马，继续执行江氏流氓集团的镇压政

副大队长：崔朝阳 清苑县温仁人 手机：
13333128911
清苑县委 610 办公室主任：丁勃，大福村人 在
清苑县中学后街路北康复诊所后边住
东吕乡政府 办公室电话：8152700
书记：张增祥
乡长：段同占
司法所：建军
原人大主任：樊文志（现已调离，任大庄镇镇长），
手机：13513425173

法轮大法公告

1999 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竭尽全力镇压无辜的法轮功民众。在江泽民和中共的淫威下，许多省市的一些官员充当了对法轮功学员酷刑及虐杀的主犯或协从，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主动或被动的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迫害。

在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各省市均建立了专职迫害法轮功的 610 办公室。党政头目指挥、控制或教唆警察和国安人员并调动所有资源直接参与了这场大面积的系统的迫害。各地公安、政法、610 头目更是不遗余力直接指挥实施迫害。其违法行为包括：任意拘留、强制劳动、残酷野蛮的虐待、洗脑、酷刑

副大队长：崔朝阳 清苑县温仁人 手机：
13333128911
清苑县委 610 办公室主任：丁勃，大福村人 在
清苑县中学后街路北康复诊所后边住
东吕乡政府 办公室电话：8152700
书记：张增祥
乡长：段同占
司法所：建军
原人大主任：樊文志（现已调离，任大庄镇镇长），
手机：13513425173

法轮大法公告

1999 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竭尽全力镇压无辜的法轮功民众。在江泽民和中共的淫威下，许多省市的一些官员充当了对法轮功学员酷刑及虐杀的主犯或协从，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主动或被动的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迫害。

在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各省市均建立了专职迫害法轮功的 610 办公室。党政头目指挥、控制或教唆警察和国安人员并调动所有资源直接参与了这场大面积的系统的迫害。各地公安、政法、610 头目更是不遗余力直接指挥实施迫害。其违法行为包括：任意拘留、强制劳动、残酷野蛮的虐待、洗脑、酷刑



张小丽一家的悲惨遭遇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东吕乡南王庄大法弟子张小丽，被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关押近 3 年，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劳教所还不放人；其丈夫胡占峰由于不配合原东吕乡乡长、人大主任樊文志的无理要求，曾被劫持劳教一年半；未成年大儿子胡山于 2004 年 12 月 1 日被非法关押一年；小儿子胡泽无人照顾、四处流浪直至辍学；家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迫害。以下是张小丽一家遭受迫害的基本事实经过。

* 迫害之初

张小丽自一九九九年前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很大，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清苑县教育局及清苑县东吕乡政府开除教师公职，没收所有大法书籍及录音带等，并进行监控，出村请示。2003 年 5 月份，萨斯病流行期间，原任东吕乡乡长赵树增带多人到张小丽家未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搜查，搜出一本《转法轮》，一张未启封的光盘和一份真相传单，第二天，张小丽的丈夫胡占峰被叫到大队办公室，东吕乡乡政府的几个工作人员



张小丽一家的悲惨遭遇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东吕乡南王庄大法弟子张小丽，被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关押近 3 年，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劳教所还不放人；其丈夫胡占峰由于不配合原东吕乡乡长、人大主任樊文志的无理要求，曾被劫持劳教一年半；未成年大儿子胡山于 2004 年 12 月 1 日被非法关押一年；小儿子胡泽无人照顾、四处流浪直至辍学；家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迫害。以下是张小丽一家遭受迫害的基本事实经过。

* 迫害之初

张小丽自一九九九年前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很大，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清苑县教育局及清苑县东吕乡政府开除教师公职，没收所有大法书籍及录音带等，并进行监控，出村请示。2003 年 5 月份，萨斯病流行期间，原任东吕乡乡长赵树增带多人到张小丽家未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搜查，搜出一本《转法轮》，一张未启封的光盘和一份真相传单，第二天，张小丽的丈夫胡占峰被叫到大队办公室，东吕乡乡政府的几个工作人员

逼着他替妻子张小丽写了“保证书”，赵树增表示不再追究此事，小丽为避免再遭迫害，只好离家半年，去保定打工。

*** 樊文志逞恶**

2004年上任的东吕乡人大主任樊文志为显耀功绩，又逼又骗让胡占峰把小丽找回来，他曾经跟胡占峰谈话说：“在我任职期间只要不闹别的事，我敢保什么事不再找你，不要让小丽在保定打工了，你包了这么多地，又开了诊所，还带两个孩子上学，你又当爹又当娘多累，叫小丽回来帮你吧！”最后他还反复叮嘱：“只要小丽好好在家种地，保她没事”。胡占峰相信了樊文志的话，就把小丽叫回来。小丽回来后，从春到秋一直在家干活，就这样，樊文志还不放心，派政府工作人员红乐专门监控小丽，有时家里见不到人，就到地里找。

2004年9月8日晚9时樊文志带二十余人突然闯入张小丽家，未出示任何证件，将小丽带走，胡占峰问：“为什么把小丽带走？”樊文志说：“去乡里，一下就回来了，别胆小，有事找我。”因怕小丽跑了，其中



逼着他替妻子张小丽写了“保证书”，赵树增表示不再追究此事，小丽为避免再遭迫害，只好离家半年，去保定打工。

*** 樊文志逞恶**

2004年上任的东吕乡人大主任樊文志为显耀功绩，又逼又骗让胡占峰把小丽找回来，他曾经跟胡占峰谈话说：“在我任职期间只要不闹别的事，我敢保什么事不再找你，不要让小丽在保定打工了，你包了这么多地，又开了诊所，还带两个孩子上学，你又当爹又当娘多累，叫小丽回来帮你吧！”最后他还反复叮嘱：“只要小丽好好在家种地，保她没事”。胡占峰相信了樊文志的话，就把小丽叫回来。小丽回来后，从春到秋一直在家干活，就这样，樊文志还不放心，派政府工作人员红乐专门监控小丽，有时家里见不到人，就到地里找。

2004年9月8日晚9时樊文志带二十余人突然闯入张小丽家，未出示任何证件，将小丽带走，胡占峰问：“为什么把小丽带走？”樊文志说：“去乡里，一下就回来了，别胆小，有事找我。”因怕小丽跑了，其中



吓，胡占峰不得不关闭诊所，到外地打工维持生计。

张小丽被劳教三年，本身就是非法的。然而即使这样，期限到了，也不放人。8月中旬胡占峰曾就2007年8月26日小丽到期（7月份已减期两个月，加上百分减期，至少也应在该日回家）回家问题提前向女队指导员闫庆芬、队长张国红提出强烈要求。她们竟然说到12月份才肯放人，并且说小丽违反劳教所制度，要加期。好好的人被劳教所折磨的精神失常，多病缠身，生命几度出现危急，何谈违反制度？

一个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变得幸福，却由于中共的邪恶迫害而妻离子散、分崩离析。到底谁在害人，谁在救人！

张小丽被迫害事件中的责任人电话地址

保定八里庄劳教所 电话(区号: 0312): 5939039
接待室电话: 5939048
地址: 保定市莲池南大街 1995 号
保定市邮编: 071000 清苑县邮编: 071100
清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办公室电话: 8012378
队 长: **李新伟**
原大队长: **王占明** 清苑县北闫庄村人

吓，胡占峰不得不关闭诊所，到外地打工维持生计。

张小丽被劳教三年，本身就是非法的。然而即使这样，期限到了，也不放人。8月中旬胡占峰曾就2007年8月26日小丽到期（7月份已减期两个月，加上百分减期，至少也应在该日回家）回家问题提前向女队指导员闫庆芬、队长张国红提出强烈要求。她们竟然说到12月份才肯放人，并且说小丽违反劳教所制度，要加期。好好的人被劳教所折磨的精神失常，多病缠身，生命几度出现危急，何谈违反制度？

一个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变得幸福，却由于中共的邪恶迫害而妻离子散、分崩离析。到底谁在害人，谁在救人！

张小丽被迫害事件中的责任人电话地址

保定八里庄劳教所 电话(区号: 0312): 5939039
接待室电话: 5939048
地址: 保定市莲池南大街 1995 号
保定市邮编: 071000 清苑县邮编: 071100
清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办公室电话: 8012378
队 长: **李新伟**
原大队长: **王占明** 清苑县北闫庄村人

樊总是毫不掩饰地说：离了好，户口数温仁乡，才不属我管了呢。

一年多来，胡占峰一再想要为妻子张小丽伸冤，为自己一家人讨个公道。2007年5月17日，胡占峰再次鼓起勇气，把控告清苑县国保大队长王占明、副队长崔朝阳、东阎乡人大主任樊文志的控告状递交到了清苑县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

然而6月10日，清苑县卫生局就来查封胡占峰开的诊所，说是无行医执照。其实，胡占峰办注册手续时，东吕乡人大主任樊文志和县卫生局医政股股长杨成瑞曾允许胡先开诊所，等到全县统一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再予以办理。因此胡占峰东凑西借，好不容易开起了诊所。可短短几个月后，6月10日上午，卫生局执法队王彦强等四人突然闯入胡占峰的诊所，下令立即停止诊疗活动，并开了一张三千元的罚款单，而且当场收缴部分药品及医疗器械（价值约三百余元），给他们讲理也不听。

7月2日，清苑县卫生局执法队王彦强等人再次来到胡占峰诊所，亮出罚款单，责令停止一切诊所业务，否则将提交法院。接连的骚扰、恐

樊总是毫不掩饰地说：离了好，户口数温仁乡，才不属我管了呢。

一年多来，胡占峰一再想要为妻子张小丽伸冤，为自己一家人讨个公道。2007年5月17日，胡占峰再次鼓起勇气，把控告清苑县国保大队长王占明、副队长崔朝阳、东阎乡人大主任樊文志的控告状递交到了清苑县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

然而6月10日，清苑县卫生局就来查封胡占峰开的诊所，说是无行医执照。其实，胡占峰办注册手续时，东吕乡人大主任樊文志和县卫生局医政股股长杨成瑞曾允许胡先开诊所，等到全县统一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再予以办理。因此胡占峰东凑西借，好不容易开起了诊所。可短短几个月后，6月10日上午，卫生局执法队王彦强等四人突然闯入胡占峰的诊所，下令立即停止诊疗活动，并开了一张三千元的罚款单，而且当场收缴部分药品及医疗器械（价值约三百余元），给他们讲理也不听。

7月2日，清苑县卫生局执法队王彦强等人再次来到胡占峰诊所，亮出罚款单，责令停止一切诊所业务，否则将提交法院。接连的骚扰、恐

一女工作人员抓住她的手不放，小丽要求换双鞋也不干，匆匆忙忙就把小丽带走了。第二天胡占峰到乡里找樊文志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樊说：“你媳妇真硬，在车上，我叫她骂李洪志一句，就马上送她回家，她不肯还讲一大堆理由，没办法，只好送转化班了。”张小丽在清苑县看守所“转化班”（洗脑班）被非法关押期间，樊文志多次向胡索要小丽在“转化班”的饭费及一万元罚款，被一一拒绝，樊恼羞成怒，说：“你钱不交，她不转化，我非叫你家破人亡不可！”胡说：“我妻子没错，是你们错了。”在看守所“转化班”上，看守王小会，半夜敲小丽的门，小丽没开。第二天，王小会见到小丽，拿起痰盂就往小丽的头上砸，拳脚相加，把她打倒在地，看守丁彦飞用木棍打小丽，把木棍打成两段。

小丽拒不转化，不写“四书”，于2004年10月27日绝食抗议。第三天，樊文志带领红梅、丽梅和司法所的建军等工作人员来到“转化班”。将张小丽送至县医院强行输液，小丽拒绝，被他们辱骂。2004年11月5日在小丽昏迷不醒、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没通知家人，清苑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将张小丽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非法

一女工作人员抓住她的手不放，小丽要求换双鞋也不干，匆匆忙忙就把小丽带走了。第二天胡占峰到乡里找樊文志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樊说：“你媳妇真硬，在车上，我叫她骂李洪志一句，就马上送她回家，她不肯还讲一大堆理由，没办法，只好送转化班了。”张小丽在清苑县看守所“转化班”（洗脑班）被非法关押期间，樊文志多次向胡索要小丽在“转化班”的饭费及一万元罚款，被一一拒绝，樊恼羞成怒，说：“你钱不交，她不转化，我非叫你家破人亡不可！”胡说：“我妻子没错，是你们错了。”在看守所“转化班”上，看守王小会，半夜敲小丽的门，小丽没开。第二天，王小会见到小丽，拿起痰盂就往小丽的头上砸，拳脚相加，把她打倒在地，看守丁彦飞用木棍打小丽，把木棍打成两段。

小丽拒不转化，不写“四书”，于2004年10月27日绝食抗议。第三天，樊文志带领红梅、丽梅和司法所的建军等工作人员来到“转化班”。将张小丽送至县医院强行输液，小丽拒绝，被他们辱骂。2004年11月5日在小丽昏迷不醒、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没通知家人，清苑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将张小丽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非法

劳教三年。张小丽的劳教书内容与事实不符：年龄由 42 岁，写成 56 岁；教师写成村妇；在保定打工半年写成一直外逃；一本《转法轮》写成三本《转法轮》；一个光盘写成多个光盘；两份传单写成多份。

在劳教所，张小丽继续遭野蛮灌食，管教叫来普通劳教人员踩着张小丽的四肢，用力摁着头，张小丽不断吐血沫并被输不明药物，难受至极，头像炸开一样，就这样昏迷不醒三十多天，醒后才知道自己已在保定市八里庄劳动教养所，被非法劳教三年。

胡占峰去清苑县看守所转化班看望张小丽，得知小丽已被劳教。于 2004 年 11 月 15 日去保定八里庄劳教所看望小丽，在胡占峰及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见到她，小丽躺在女子大队办公室地板上，本来稍胖的身体完全脱了相，瘦的皮包骨，说不出话，呼吸急促，脉搏加快，有间歇（心衰表现），胃部有压痛感，身体僵直不能动，两眼睁开，胡要求劳教所放人或治疗。管教人员说：“家里不拿钱来，不给看！”第二天，胡带着两个儿子去看小丽，12 岁的小



劳教三年。张小丽的劳教书内容与事实不符：年龄由 42 岁，写成 56 岁；教师写成村妇；在保定打工半年写成一直外逃；一本《转法轮》写成三本《转法轮》；一个光盘写成多个光盘；两份传单写成多份。

在劳教所，张小丽继续遭野蛮灌食，管教叫来普通劳教人员踩着张小丽的四肢，用力摁着头，张小丽不断吐血沫并被输不明药物，难受至极，头像炸开一样，就这样昏迷不醒三十多天，醒后才知道自己已在保定市八里庄劳动教养所，被非法劳教三年。

胡占峰去清苑县看守所转化班看望张小丽，得知小丽已被劳教。于 2004 年 11 月 15 日去保定八里庄劳教所看望小丽，在胡占峰及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见到她，小丽躺在女子大队办公室地板上，本来稍胖的身体完全脱了相，瘦的皮包骨，说不出话，呼吸急促，脉搏加快，有间歇（心衰表现），胃部有压痛感，身体僵直不能动，两眼睁开，胡要求劳教所放人或治疗。管教人员说：“家里不拿钱来，不给看！”第二天，胡带着两个儿子去看小丽，12 岁的小



2005 年他的资格证没在卫生局注册，没有行医资格了，办不了了。他就去东吕乡找樊文志，樊一直推脱或不见，长达一年零二个月，跑了 30 多趟，才于 2007 年 4 月 5 日，县卫生局给办了注册手续，胡拿着去找王利安，联合诊所医保都上班了，就是把他开除了。他又到县卫生局、劳动局，都推来推去，不给办。胡在劳动局仲裁咨询过，在南王庄卫生院工作 20 年，如果不让干了，每年得给补一个月的工资。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毁了。周围乡亲、邻里、亲朋好友感念他们在时的友好相处，尤其小丽的为人处世，乐善好施，在 2005 年，胡占峰一家失去自由期间，其亲戚、朋友、正义之士帮助找政府伸冤，樊文志气急败坏，亲自到南王庄大队和小丽的娘家南和庄（属清苑县温仁乡）调查是谁在参与关心与帮助，声称：

“找到这些人后，立即将人带走。”可想此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真是费尽心机。张小丽因自己被迫害而使一家人都跟着受连累，感到很自责，因而提出要和丈夫离婚，每当胡提到小丽说过要与其离婚时，



2005 年他的资格证没在卫生局注册，没有行医资格了，办不了了。他就去东吕乡找樊文志，樊一直推脱或不见，长达一年零二个月，跑了 30 多趟，才于 2007 年 4 月 5 日，县卫生局给办了注册手续，胡拿着去找王利安，联合诊所医保都上班了，就是把他开除了。他又到县卫生局、劳动局，都推来推去，不给办。胡在劳动局仲裁咨询过，在南王庄卫生院工作 20 年，如果不让干了，每年得给补一个月的工资。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毁了。周围乡亲、邻里、亲朋好友感念他们在时的友好相处，尤其小丽的为人处世，乐善好施，在 2005 年，胡占峰一家失去自由期间，其亲戚、朋友、正义之士帮助找政府伸冤，樊文志气急败坏，亲自到南王庄大队和小丽的娘家南和庄（属清苑县温仁乡）调查是谁在参与关心与帮助，声称：

“找到这些人后，立即将人带走。”可想此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真是费尽心机。张小丽因自己被迫害而使一家人都跟着受连累，感到很自责，因而提出要和丈夫离婚，每当胡提到小丽说过要与其离婚时，



答应他三件事。第一，帮助张小丽保外就医。第二，恢复两个儿子的学业。第三，帮助解决无息贷款，恢复诊所。

到现在为止，小丽保外就医的事仅村大队书记及大队长跟胡占峰去了趟劳教所，当拿出三级信时，女队朱曼连看都不看，并告知：“省劳教委才说了算呢，有本事去找省劳教委去！”

贷款的事更没影儿了，樊文志也一推再推。只有小儿子上学的事，办了也等于没办，因为孩子的心早跑野了，跟不上，学不进去，再者见其父为了支撑家东挪西借，费心劳力，他也想挣点钱，想帮父亲做点事，但年龄小，只好给人家干些粗活、累活，按童工使唤，还挣不到多少钱。胡占峰带孩子出门打工，他去当装卸工，小儿子胡泽在饭馆打工，谁知累的孩子吃不消，有一天跑了，跑的不知去向。他到处找孩子，急火攻心，昏倒在路边。找到孩子回家后，屋漏偏遭连阴雨，家又被盗了。只好在附近靠给人家地里打工、装瓜、在锅炉厂喷漆养家糊口，受人气，遭人白眼，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回家后胡占峰去南王庄卫生院上班（他被劳教前，是此卫生院的职工），院长王利安告诉他：

答应他三件事。第一，帮助张小丽保外就医。第二，恢复两个儿子的学业。第三，帮助解决无息贷款，恢复诊所。

到现在为止，小丽保外就医的事仅村大队书记及大队长跟胡占峰去了趟劳教所，当拿出三级信时，女队朱曼连看都不看，并告知：“省劳教委才说了算呢，有本事去找省劳教委去！”

贷款的事更没影儿了，樊文志也一推再推。只有小儿子上学的事，办了也等于没办，因为孩子的心早跑野了，跟不上，学不进去，再者见其父为了支撑家东挪西借，费心劳力，他也想挣点钱，想帮父亲做点事，但年龄小，只好给人家干些粗活、累活，按童工使唤，还挣不到多少钱。胡占峰带孩子出门打工，他去当装卸工，小儿子胡泽在饭馆打工，谁知累的孩子吃不消，有一天跑了，跑的不知去向。他到处找孩子，急火攻心，昏倒在路边。找到孩子回家后，屋漏偏遭连阴雨，家又被盗了。只好在附近靠给人家地里打工、装瓜、在锅炉厂喷漆养家糊口，受人气，遭人白眼，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回家后胡占峰去南王庄卫生院上班（他被劳教前，是此卫生院的职工），院长王利安告诉他：

儿子骑自行车 80 多里路，一路上哭得象个泪人，为看上他妈妈一眼，父子三人在劳教所大门前苦苦哀求，没吃没喝，等了一天，劳教所还是不准见面，天黑下来，父子三个人哭着赶回家。

*** 株连家人**

2004 年 11 月 17 日，胡占峰领大儿子胡山和几个亲戚到东吕乡乡政府找人大主任樊文志等政府官员，反映小丽当时的情况，樊文志想推卸责任说：“这事属县里管，我们也没权干预，现在小丽又进了劳教所，属省里管了，找我们没用。”胡占峰说：“小丽这事是你一直插手办的，责任你推不掉，到什么时候我都得找你，你不管了，你别想，没门。”这时别的官员说：“本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弄成这样。”以此来推卸责任，最后樊及东吕乡政府司法所全体人员及段同占乡长表示尽快向上汇报，将张小丽保外就医。

胡占峰和大儿子胡山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住在清苑县城的樊文志家，叫门没人应，就在楼下等，几小时后，其妻陆丽红从县防疫站回家带来几个人，这时樊文志从楼上快步走下来，在大喊大叫，恼羞成怒，嫌胡找他家来了，就打手机，叫公安局来人，陆丽红说公安局的一会儿就来了，

儿子骑自行车 80 多里路，一路上哭得象个泪人，为看上他妈妈一眼，父子三人在劳教所大门前苦苦哀求，没吃没喝，等了一天，劳教所还是不准见面，天黑下来，父子三个人哭着赶回家。

*** 株连家人**

2004 年 11 月 17 日，胡占峰领大儿子胡山和几个亲戚到东吕乡乡政府找人大主任樊文志等政府官员，反映小丽当时的情况，樊文志想推卸责任说：“这事属县里管，我们也没权干预，现在小丽又进了劳教所，属省里管了，找我们没用。”胡占峰说：“小丽这事是你一直插手办的，责任你推不掉，到什么时候我都得找你，你不管了，你别想，没门。”这时别的官员说：“本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弄成这样。”以此来推卸责任，最后樊及东吕乡政府司法所全体人员及段同占乡长表示尽快向上汇报，将张小丽保外就医。

胡占峰和大儿子胡山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住在清苑县城的樊文志家，叫门没人应，就在楼下等，几小时后，其妻陆丽红从县防疫站回家带来几个人，这时樊文志从楼上快步走下来，在大喊大叫，恼羞成怒，嫌胡找他家来了，就打手机，叫公安局来人，陆丽红说公安局的一会儿就来了，

胡占峰等只好回家。

2004年12月1日晚10时，樊文志带人去抓胡占峰，因胡不在，他们就将其刚满16岁的大儿子胡山无故从被窝中拽出来，绑架到东吕乡派出所，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刑讯逼供，非让孩子承认自己是炼法轮功的不可，以便制造继续迫害的理由。樊文志指使东吕乡派出所所长王生等人对胡山大打出手，亲戚看望小胡山时，看到孩子鼻青脸肿，头上打出了好几个包，身上多处青紫。紧接着东吕乡政府、清苑县公安局人员不顾孩子的学业把他送到清苑县看守所转化班继续迫害。他们逼着孩子写“转化书”，骂大法，不写不骂就大打出手，辱骂、讽刺、挖苦孩子，使孩子幼小心灵受到非正常人的折磨和伤害，就这样，在清苑县转化班小胡山被关押长达一年之久，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就这样荒废了学业，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

为躲避他们没完没了的迫害，胡占峰带着12岁的小儿子胡泽离家出走，流落他乡，心中惦记妻儿，于是写信呼吁有关部门早日释放张小丽及儿子。樊文志还不罢



胡占峰等只好回家。

2004年12月1日晚10时，樊文志带人去抓胡占峰，因胡不在，他们就将其刚满16岁的大儿子胡山无故从被窝中拽出来，绑架到东吕乡派出所，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刑讯逼供，非让孩子承认自己是炼法轮功的不可，以便制造继续迫害的理由。樊文志指使东吕乡派出所所长王生等人对胡山大打出手，亲戚看望小胡山时，看到孩子鼻青脸肿，头上打出了好几个包，身上多处青紫。紧接着东吕乡政府、清苑县公安局人员不顾孩子的学业把他送到清苑县看守所转化班继续迫害。他们逼着孩子写“转化书”，骂大法，不写不骂就大打出手，辱骂、讽刺、挖苦孩子，使孩子幼小心灵受到非正常人的折磨和伤害，就这样，在清苑县转化班小胡山被关押长达一年之久，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就这样荒废了学业，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

为躲避他们没完没了的迫害，胡占峰带着12岁的小儿子胡泽离家出走，流落他乡，心中惦记妻儿，于是写信呼吁有关部门早日释放张小丽及儿子。樊文志还不罢



2006年7月15日，胡见到小丽，手腕上还有深深的手铐印，精神恍惚，失常，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小队长朱曼问我为什么进屋没报数，我说：报了，朱曼说她没听见，就往外拖我，我将手臂往回收时，朱曼说我打警察，这样就把我吊起来半个月，用电棍电我，硬让我承认，否则，就不放吊铐。”就这样给小丽加了三个月的劳教期，中队长张国红还说终身监禁小丽。

* 伸冤之路

胡占峰于2006年2月27日被释放，按正常减期，延期55天。出劳教所大门，手里拎着个包，身无分文，顺路向南走，碰到一个老乡，借了二十元钱才回了家。

回到家中，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碎：院子里干枯的树枝、野草一人多高、满目荒凉，一片废墟，一个温暖祥和富裕的家就这样破败了。第二天，两个儿子回来后，父子三人抱头痛哭，胡占峰鼓励孩子从新开始，象妈妈那样，勇敢的活着，并且还要白手起家，从废墟上重建美好家园，让妈妈回来踏踏实实的生活。

胡占峰被释放回家后第三天，樊文志带着东吕乡蔡书记、梁书久等五人，到他家看他，他们

2006年7月15日，胡见到小丽，手腕上还有深深的手铐印，精神恍惚，失常，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小队长朱曼问我为什么进屋没报数，我说：报了，朱曼说她没听见，就往外拖我，我将手臂往回收时，朱曼说我打警察，这样就把我吊起来半个月，用电棍电我，硬让我承认，否则，就不放吊铐。”就这样给小丽加了三个月的劳教期，中队长张国红还说终身监禁小丽。

* 伸冤之路

胡占峰于2006年2月27日被释放，按正常减期，延期55天。出劳教所大门，手里拎着个包，身无分文，顺路向南走，碰到一个老乡，借了二十元钱才回了家。

回到家中，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碎：院子里干枯的树枝、野草一人多高、满目荒凉，一片废墟，一个温暖祥和富裕的家就这样破败了。第二天，两个儿子回来后，父子三人抱头痛哭，胡占峰鼓励孩子从新开始，象妈妈那样，勇敢的活着，并且还要白手起家，从废墟上重建美好家园，让妈妈回来踏踏实实的生活。

胡占峰被释放回家后第三天，樊文志带着东吕乡蔡书记、梁书久等五人，到他家看他，他们

句话或哭，两眼直钩钩的，不断的流泪，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中队长张国红说：“见到你老公就不知道怎么说。”胡对张国红说：“我看小丽有精神失常现象。”张国红说：“装傻！”

2006年4月份，劳教所找来一些恶人和武警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坚修弟子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坚，小丽又被长期吊铐半月，电棍电。6月14日早4时，女警白洁把小丽铐在“死人床”上，电棍击她，惨叫声把楼上楼下的人都惊醒了，昼夜不让睡觉。逼迫她骂诽谤大法的话；每十天吊铐一次，直到骂完诽谤大法的话才肯罢休。

以后，张小丽又多次被吊铐，一次是武文双小队长训斥张小丽并用手扯她，张小丽用手往回扯了一下，被说成“动手打警察”，被铐四天，并逼张小丽说软话；一次是张小丽夜间去厕所被女警白洁查岗碰上，白洁问她干什么去，张小丽没理她，就往外走，白洁扯住她，张小丽就往回扯，于是又被她们诬陷为“动手打警察”被铐了三、四天，张小丽上厕所不给解铐，致使张小丽把大便拉在裤子里。张小丽现已被折磨的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晚上不睡觉，自言自语，身体瘦弱得只剩一把骨头。

句话或哭，两眼直钩钩的，不断的流泪，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中队长张国红说：“见到你老公就不知道怎么说。”胡对张国红说：“我看小丽有精神失常现象。”张国红说：“装傻！”

2006年4月份，劳教所找来一些恶人和武警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坚修弟子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坚，小丽又被长期吊铐半月，电棍电。6月14日早4时，女警白洁把小丽铐在“死人床”上，电棍击她，惨叫声把楼上楼下的人都惊醒了，昼夜不让睡觉。逼迫她骂诽谤大法的话；每十天吊铐一次，直到骂完诽谤大法的话才肯罢休。

以后，张小丽又多次被吊铐，一次是武文双小队长训斥张小丽并用手扯她，张小丽用手往回扯了一下，被说成“动手打警察”，被铐四天，并逼张小丽说软话；一次是张小丽夜间去厕所被女警白洁查岗碰上，白洁问她干什么去，张小丽没理她，就往外走，白洁扯住她，张小丽就往回扯，于是又被她们诬陷为“动手打警察”被铐了三、四天，张小丽上厕所不给解铐，致使张小丽把大便拉在裤子里。张小丽现已被折磨的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晚上不睡觉，自言自语，身体瘦弱得只剩一把骨头。

休，派人在南王庄蹲坑、跟踪、电话监控，把守村边口，动用人力物力、耗费老百姓的血汗钱残害百姓。

2004年12月27日下午4时，胡占峰在安国临时住所被清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占明、崔朝阳、郭磊、东吕乡司法所建军绑架到安国市公安局，当胡问他们有什么证据抓人时？崔朝阳说：

“不需要证据，抓的就是你！”胡强烈反对他们给戴手铐，国保大队的几个人就大打出手，将他打翻在地，将其双臂扭向背后打上背铐，胡身上的手机、47元现金、钥匙，钢笔、笔记本和穿的皮鞋让他们搜走了，后来得知，胡的临时住所被清苑县国保大队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了不少东西。

当晚8时，胡占峰被带到清苑县国保大队，被关在一间屋里，一只手被铐在暖气片上，不给吃喝，晚上11时左右，崔朝阳过来提审他，追问怎么打听到樊文志家的，谁写的一些信等，直到凌晨3时也没问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王占明破口大骂，脏话不断，并把胡带到另一个屋里，给了他一张拘留证，上面写着：恐吓政府，被拘留。当时胡反问他们：“是政府恐吓我，还是我恐吓政府？政府还能被我恐吓住吗？我虽然不懂法，但

休，派人在南王庄蹲坑、跟踪、电话监控，把守村边口，动用人力物力、耗费老百姓的血汗钱残害百姓。

2004年12月27日下午4时，胡占峰在安国临时住所被清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占明、崔朝阳、郭磊、东吕乡司法所建军绑架到安国市公安局，当胡问他们有什么证据抓人时？崔朝阳说：

“不需要证据，抓的就是你！”胡强烈反对他们给戴手铐，国保大队的几个人就大打出手，将他打翻在地，将其双臂扭向背后打上背铐，胡身上的手机、47元现金、钥匙，钢笔、笔记本和穿的皮鞋让他们搜走了，后来得知，胡的临时住所被清苑县国保大队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了不少东西。

当晚8时，胡占峰被带到清苑县国保大队，被关在一间屋里，一只手被铐在暖气片上，不给吃喝，晚上11时左右，崔朝阳过来提审他，追问怎么打听到樊文志家的，谁写的一些信等，直到凌晨3时也没问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王占明破口大骂，脏话不断，并把胡带到另一个屋里，给了他一张拘留证，上面写着：恐吓政府，被拘留。当时胡反问他们：“是政府恐吓我，还是我恐吓政府？政府还能被我恐吓住吗？我虽然不懂法，但

我懂得做人的道理。”崔朝阳打断他的话：“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么晚了谁在这看着你。”说着就给他开铐，重新铐上双手，向楼下拉他。这样胡占峰被送到清苑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4天，在那儿，不让吃饱饭、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让随便讲话。到第五天，拘留所所长霍占国找他谈话：“只要你不再闹了，第15天的早晨就让你回家了，你的拘留票我看了，上面写的是：‘威胁他人正常生活秩序’。”他拿出来让胡看了看，胡占峰说：“拘留证还可随便改动吗？”晚上十点多，崔朝阳、郭磊等五人将他带到一间有各种刑具、铁椅子黑暗的屋子里，隔着铁栏杆，让他摁手印，崔朝阳问话，郭磊记录，崔拿出一封信让他看并问他：“是不是你写的？”胡否认，崔朝阳大喊大叫：“你承认不承认也得你承担。”崔朝阳往铁栏杆里推他，胡占峰说：“你们若敢打我，我就撞死在这里。”郭磊让他在笔录上签字，他看后让把与他说的不符的内容修正过来才签字。

拘留所李长乐突然有一天让胡占峰给胡的姐姐打电话，让接见一次。胡的姐姐来后先让交了260元钱说是饭费。否则不让见人。

10

我懂得做人的道理。”崔朝阳打断他的话：“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么晚了谁在这看着你。”说着就给他开铐，重新铐上双手，向楼下拉他。这样胡占峰被送到清苑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4天，在那儿，不让吃饱饭、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让随便讲话。到第五天，拘留所所长霍占国找他谈话：“只要你不再闹了，第15天的早晨就让你回家了，你的拘留票我看了，上面写的是：‘威胁他人正常生活秩序’。”他拿出来让胡看了看，胡占峰说：“拘留证还可随便改动吗？”晚上十点多，崔朝阳、郭磊等五人将他带到一间有各种刑具、铁椅子黑暗的屋子里，隔着铁栏杆，让他摁手印，崔朝阳问话，郭磊记录，崔拿出一封信让他看并问他：“是不是你写的？”胡否认，崔朝阳大喊大叫：“你承认不承认也得你承担。”崔朝阳往铁栏杆里推他，胡占峰说：“你们若敢打我，我就撞死在这里。”郭磊让他在笔录上签字，他看后让把与他说的不符的内容修正过来才签字。

拘留所李长乐突然有一天让胡占峰给胡的姐姐打电话，让接见一次。胡的姐姐来后先让交了260元钱说是饭费。否则不让见人。

10

并扇张小丽耳光。由于长期受到迫害，身体极度虚弱，2005年5月25日，在保定市二五二医院检查，盆腔、子宫内各有一个肿瘤，大的象鹅蛋，小的如鸡蛋，卵巢内有一个囊肿，盆腔积液，不能进食，吃了东西就呕吐不止，原本体重一百三四十斤的体格，体重只剩下百十斤，大夫建议让张小丽保外就医，可保定八里庄劳教所置张小丽生命于不顾，非但不让保外就医，就是小丽七旬老父母及身残的弟弟去看，竟连面也不让见。当其父提出要接小丽回家治疗时，队长回答：“我们会给她治的，等治不了了再让你们接回去！”对小丽的死活置之不理。

6月份胡占峰让男队队长张磊给小丽捎去100元现金，小丽父母上次来没让见面，走时让队长捎给小丽200元现金，后来问到小丽，说都没收到。胡向张国红反映，她说扣了药费了和检查费了。

小丽的病使胡占峰很担心，他想方设法向男队讲是要去看小丽，都被女队队长们阻拦，四个多月了，不见身影，直到2005年9月15日晚，他们才见了面，确实感到小丽精神有些失常，只会重复一



15

并扇张小丽耳光。由于长期受到迫害，身体极度虚弱，2005年5月25日，在保定市二五二医院检查，盆腔、子宫内各有一个肿瘤，大的象鹅蛋，小的如鸡蛋，卵巢内有一个囊肿，盆腔积液，不能进食，吃了东西就呕吐不止，原本体重一百三四十斤的体格，体重只剩下百十斤，大夫建议让张小丽保外就医，可保定八里庄劳教所置张小丽生命于不顾，非但不让保外就医，就是小丽七旬老父母及身残的弟弟去看，竟连面也不让见。当其父提出要接小丽回家治疗时，队长回答：“我们会给她治的，等治不了了再让你们接回去！”对小丽的死活置之不理。

6月份胡占峰让男队队长张磊给小丽捎去100元现金，小丽父母上次来没让见面，走时让队长捎给小丽200元现金，后来问到小丽，说都没收到。胡向张国红反映，她说扣了药费了和检查费了。

小丽的病使胡占峰很担心，他想方设法向男队讲是要去看小丽，都被女队队长们阻拦，四个多月了，不见身影，直到2005年9月15日晚，他们才见了面，确实感到小丽精神有些失常，只会重复一



15

午队长王磊、李胜昔叫他到办公室问话，批评他不该在答卷写这些，他给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晚上就把他赶进了封闭班，让普教看守着他：不准出门，不准打饭、不准乱讲话。上厕所也得有普教跟着，在封闭班又被非法折磨两个月。

*** 张小丽在劳教所**

张小丽在劳教所因不放弃修炼，被女子队队长张国红、朱曼、白洁等队长施以酷刑，绑在死人床上长期折磨、蹲小号、关禁闭、吊挂、电棍电、禁止睡觉、辱骂、虐待。她遭受太多恶毒迫害。

有一次，女队让小丽诽谤法轮功，小丽喊“法轮大法好”，被女队吊铐了十夜，不让合眼、不让睡觉，小丽再次以绝食的方式抗议，女队给她灌大便汤，用脚踹她脑袋，嫌她不转化，拿钳子拧她，指使恶人打她。如此循环迫害，小丽已不成人样。胡占峰被非法劳教后，她的精神压力更大了，想起孩子心如刀绞、惦记家人坐卧不安。精神肉体双重迫害，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多次被女队暴力灌食，一次在灌食时，狱医杜国春用管子从张小丽的鼻孔插进胃里，张小丽禁不住呕吐起来，杜国春把吐在地上的秽物往张小丽的脸上抹，

午队长王磊、李胜昔叫他到办公室问话，批评他不该在答卷写这些，他给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晚上就把他赶进了封闭班，让普教看守着他：不准出门，不准打饭、不准乱讲话。上厕所也得有普教跟着，在封闭班又被非法折磨两个月。

*** 张小丽在劳教所**

张小丽在劳教所因不放弃修炼，被女子队队长张国红、朱曼、白洁等队长施以酷刑，绑在死人床上长期折磨、蹲小号、关禁闭、吊挂、电棍电、禁止睡觉、辱骂、虐待。她遭受太多恶毒迫害。

有一次，女队让小丽诽谤法轮功，小丽喊“法轮大法好”，被女队吊铐了十夜，不让合眼、不让睡觉，小丽再次以绝食的方式抗议，女队给她灌大便汤，用脚踹她脑袋，嫌她不转化，拿钳子拧她，指使恶人打她。如此循环迫害，小丽已不成人样。胡占峰被非法劳教后，她的精神压力更大了，想起孩子心如刀绞、惦记家人坐卧不安。精神肉体双重迫害，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多次被女队暴力灌食，一次在灌食时，狱医杜国春用管子从张小丽的鼻孔插进胃里，张小丽禁不住呕吐起来，杜国春把吐在地上的秽物往张小丽的脸上抹，

本来被拘留 14 天期满后应该放人，没想到国保大队王占明、崔朝阳、郭磊给胡占峰送来一份劳动教养书，内容是：已鉴定证明字迹与本人写信字迹相符，本人不承认是自己所写，信的内容与传单内容相似，以威胁他人正常生活秩序被劳教一年半。胡表示否认，把劳教书撕了个粉碎，扔给了王占明，王占明恶狠狠的说：“你去不去？你等着！”三人出门找来几个打手，进屋连推带拉把胡拖到屋外雪地上，将他打翻在地，胡被打得脸上、头上，身上、四肢伤痕累累，并给他强行打上背铐、抬上警车，送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

一家四口人，三口都被关押，当小儿子（当时 12 岁）胡泽得知连爸爸这唯一的亲人又被抓走，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爸爸，爸爸。”哭叫着满街找自己的亲人。第二天才被好心人收留，一个多月后才回到南王庄家中，没有家长的看着；寒冬腊月衣食无着落；住在倒塌无顶的破屋里；病了无人照看，忍饥挨饿；成了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用上网打发孤



本来被拘留 14 天期满后应该放人，没想到国保大队王占明、崔朝阳、郭磊给胡占峰送来一份劳动教养书，内容是：已鉴定证明字迹与本人写信字迹相符，本人不承认是自己所写，信的内容与传单内容相似，以威胁他人正常生活秩序被劳教一年半。胡表示否认，把劳教书撕了个粉碎，扔给了王占明，王占明恶狠狠的说：“你去不去？你等着！”三人出门找来几个打手，进屋连推带拉把胡拖到屋外雪地上，将他打翻在地，胡被打得脸上、头上，身上、四肢伤痕累累，并给他强行打上背铐、抬上警车，送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

一家四口人，三口都被关押，当小儿子（当时 12 岁）胡泽得知连爸爸这唯一的亲人又被抓走，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爸爸，爸爸。”哭叫着满街找自己的亲人。第二天才被好心人收留，一个多月后才回到南王庄家中，没有家长的看着；寒冬腊月衣食无着落；住在倒塌无顶的破屋里；病了无人照看，忍饥挨饿；成了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用上网打发孤



独痛苦的日子，整日游逛，荒废了学业。一个儿童遭受如此打击是用任何方式都无法弥补的。为生活所迫，他到处当童工，被人打，遭人骂，任人欺凌，孩子前途令人担忧。

2005年1月11日，胡占峰被清苑县610、公安局、东吕乡政府、保定市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和保定市八里庄劳动教养所按法轮功人员对待，劳教一年半。清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从清苑县拘留所就给予其打上背铐，直到保定八里庄劳动教养所，双手疼痛难忍，两手腕被铐成深深的血沟，直到现在还留有疤痕。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第一天，从上午10时就面壁站立，一直到晚上11点多，中午让吃了个馒头。当时的劳教所人员爆满。不到50平米的房内塞进了二百多人，人压人，人挤人，根本就没法休息。有好多人在坐着睡，站着睡。值大班的普犯，手提大木棍棒，骂着，大声喊叫着，四处打人。被劳教人员每天还得当16个小时的奴工，为劳教所创收。晚上12点下班。完不成任务加班。一天三顿吃的是馒头，酸白菜汤，还不让吃饱。胡占峰发烧、呕吐，头晕，难受至极。无人管，无人问。给队长说一说，只给两片扑热息痛就完事了。

独痛苦的日子，整日游逛，荒废了学业。一个儿童遭受如此打击是用任何方式都无法弥补的。为生活所迫，他到处当童工，被人打，遭人骂，任人欺凌，孩子前途令人担忧。

2005年1月11日，胡占峰被清苑县610、公安局、东吕乡政府、保定市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和保定市八里庄劳动教养所按法轮功人员对待，劳教一年半。清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从清苑县拘留所就给予其打上背铐，直到保定八里庄劳动教养所，双手疼痛难忍，两手腕被铐成深深的血沟，直到现在还留有疤痕。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第一天，从上午10时就面壁站立，一直到晚上11点多，中午让吃了个馒头。当时的劳教所人员爆满。不到50平米的房内塞进了二百多人，人压人，人挤人，根本就没法休息。有好多人在坐着睡，站着睡。值大班的普犯，手提大木棍棒，骂着，大声喊叫着，四处打人。被劳教人员每天还得当16个小时的奴工，为劳教所创收。晚上12点下班。完不成任务加班。一天三顿吃的是馒头，酸白菜汤，还不让吃饱。胡占峰发烧、呕吐，头晕，难受至极。无人管，无人问。给队长说一说，只给两片扑热息痛就完事了。

队长们都知道他没炼法轮功。可入所第十三天头上非让他上三楼写什么“五书”（揭批书、保证书、悔过书等）进行转化，也与法轮功人员一样对待，整日铐在铁床上，让一个普教看守着。胡占峰给队长（指导员）刘庆勇讲道理，刘庆勇让他把别的法轮功写的五书抄写一遍就完事，不抄就不给他解铐子，他坚决不写什么“五书”。刘庆勇让普教替他写了“五书”，让他签字也不签。就这样坚持了20天，把他塞进了法轮功班。活动、说话，吃饭等等一切都受限制。又加上超时劳动，他再度病倒了，心率146次，发烧、胸前区发闷、口干，头晕、头痛，两目干涩、视物不清。两肋胀痛。胡要求看医生，可到所部卫生室，医生没看一看就给包了6片扑热息痛。他要求医生给诊断一下，被那位姓杜的医生臭骂一顿，赶出了诊室。这样就从此留下了病根，到现在身体一直不行，重体力活不能干，胸前区发闷，气不够用，全身无力。

2005年12月27日上午，法轮功班突然集合到教室，大家都认为是又要搜身、检查了（经常的事），没想到是要大伙答污蔑大法的答卷，胡占峰答了一句：“我没有犯错，不该判我劳教。”下

队长们都知道他没炼法轮功。可入所第十三天头上非让他上三楼写什么“五书”（揭批书、保证书、悔过书等）进行转化，也与法轮功人员一样对待，整日铐在铁床上，让一个普教看守着。胡占峰给队长（指导员）刘庆勇讲道理，刘庆勇让他把别的法轮功写的五书抄写一遍就完事，不抄就不给他解铐子，他坚决不写什么“五书”。刘庆勇让普教替他写了“五书”，让他签字也不签。就这样坚持了20天，把他塞进了法轮功班。活动、说话，吃饭等等一切都受限制。又加上超时劳动，他再度病倒了，心率146次，发烧、胸前区发闷、口干，头晕、头痛，两目干涩、视物不清。两肋胀痛。胡要求看医生，可到所部卫生室，医生没看一看就给包了6片扑热息痛。他要求医生给诊断一下，被那位姓杜的医生臭骂一顿，赶出了诊室。这样就从此留下了病根，到现在身体一直不行，重体力活不能干，胸前区发闷，气不够用，全身无力。

2005年12月27日上午，法轮功班突然集合到教室，大家都认为是又要搜身、检查了（经常的事），没想到是要大伙答污蔑大法的答卷，胡占峰答了一句：“我没有犯错，不该判我劳教。”下